

天年醫社日記

第二期

天年醫社第二期日記

古渝鄒代權趾痕初稿

余於岐軒仲景之學童而習之。今民國十一年歷甲一週有九矣。回憶當年仰高鑽堅之時。不肯稍存廢返之念。及其與旨豁然。精義獨闢。未嘗不快然自足。今則文覺所知有限。未敢自豪。思欲銳志精進。而望洋無涯。日薄途修。良用愴然。雖然。終不墮吾窮源竟委之志。余著有六氣方韻讀一卷。胎產辨正一卷。經脈韻讀一卷。本無可取。然間有新義。足以益人。存之醫林。未必無小補。所以不肯出而就正於世者。因醫界中實學罕覩。毀人衒己。自私自利之徒尤多。余前以第一期會談日記書出版。請

政高賢，遂有攘余書中之新義獨闢者。彼則曰：彼已先言之矣。否則曰：彼友某所著書較此尤優。及問其友何人書，何在，則人書俱無，但空言耳。務在口給耳。余用是此篇，先以問難出之，留。有餘以待高賢之偉論。余請從而學步焉。且並不強人以逐條全答。若有答其一二條，或三四條，果能與岐軒之旨脗合，不染時方俗氣者，余必不沒其善，先以函讚許之。然後刻在本社日記中，以廣其傳，用誌欽佩。其或答之而未當者，亦不彰其誤，恕不函覆耳。

一問傷寒論第一節云：太陽之為病，注家多以足太陽經之為病解之。果爾，則是仲景原文應加足字經字矣。無乃仲景於

此實有闕略歟。抑或後人之解未合耶。知其與者當探源竟委詳言之。不得但以合不合囫圇了之。

一問太陽篇第四節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也。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所謂脈靜者。其靜象可得而聞耶。所謂傳者。有一定之去路否耶。

一問太陽篇第五節云。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所謂不傳者。但謂不傳陽明少陽乎。抑謂三陰皆不傳耶。最可鄙者。時方不知傷寒。自不知傷寒傳於六氣之真相。而彼輩偏要撰出傷寒日傳一經之說。毫無根據。信筆糊塗。其欺世盜名之心。猶可恕也。其遺悞醫林流毒。永遠之罪。不

容誅矣。嚮者聖道大光，閉鬱已久，今則蓬蓬勃勃，有一發莫過頃刻而光遍全球之勢。吾黨學聖人之學者，正宜乘時而起，闡明岐軒仲景所論傷寒傳於六氣之真諦，永息傷寒日傳一經之邪說，不其偉歟！天下之大，必有優為之者，余不敢先請步後塵。

一問太陽篇第八節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但足陽明四十五穴，仲景不言當鍼何穴。諸註家亦無有能實指何穴者。意者原文有闕耶？抑或別有深意耶？當以岐軒鍼法解之。



一問聖方中麻黃湯桂枝湯大青龍湯桂枝加葛根湯葛根湯等方皆為發汗之劑服藥後皆須被覆取汗但只可取微似汗不可令大汗出若令大出汗病反不除何以知之以各方皆註云餘如桂枝湯將息及禁忌法是知桂枝湯之將息禁忌法即是以上發汗諸方之公法也公法云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玩此則諸發汗方皆不可令大汗明矣然而梔豉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五苓散豬苓湯等方皆不須覆被取汗而往往得大汗如水流而病解者何也

一問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此陰陽二字與傷寒論之三陰三陽有別乎抑無別乎當以岐

軒之經義解之。

一問陽明篇七十三節七十四節七十五節此三節皆危險急證仲景原文皆訓急下之可知下之稍緩皆有不救之慮仲景所以獨於此三節各下一急字也陳脩園於此三節指為悍氣可謂得解獨惜其言之不詳致使今之俗醫遇此危證法當急下仍不敢下竟致因循誤死深堪浩歎今應當將此三證所以發於悍氣之情形確鑿言之俾俗醫了然於胸臨證不迷以救後之患此急證者是一大功德也

一問少陰篇四十節四十一節四十二節此三節皆危險急證仲景原文皆訓急下之可知下之稍緩皆有不救之慮仲景

所以獨於此三節各下一急字也。此三節又非悍氣可比。然其危在頃刻，與悍氣之險無二。今應當將此三證危險之理由救治之機宜，詳細指明，俾俗醫了然於胸，臨證不迷，以救後之患。此危證者，是一大功德也。

一問：抵當湯中有水蛭、蝱蟲，俗醫畏其峻，不敢用，致使瘀血積於胞中，少腹鞭滿發狂之證，束手待斃，無一生者。然粗心膽大之醫，不知聖法違法妄用，亦必有害，而註家又無有能明白剖析者。世有真學不難，大闡聖學之奧，而實指其少血為氣可攻不可攻之真諦，使此起死回生之方，復得大用於世，余敬待之。



一問仲景傷寒論、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六篇之後、有霍亂篇、霍亂二字、有最重大之關係乎、有最真切之解釋乎、此二字自岐軒發明於前、仲景繼述於後、註家紛紛不能探其奧、致使後世異端蠶起、邪說橫行、時至今日、去岐軒之世已數千年矣、而此二字仍在黑暗城中、此有心人所為歎息痛恨、而思有以挽之也、

一問素問五常政大論云、神去則機息、氣立止則化絕、所謂神機氣立者、是二物乎、是一物乎、有來源乎、有去路乎、有常規乎、有分合乎、當以岐軒經義解之、

一問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篇第十節云、三焦竭部、上焦竭

善意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再下焦竭，遺矢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自愈。余每治虛勞大證，脫體後，每有善噫遺溺之證。久之又久，姑愈。然後知其不須治也。然後知其又非完全不須治也。其中大有深意，非過來人不足以喻此。天下之大，過來者豈僅余一人哉。當必有能道其詳，出余而上之者。

一問世傳胎產書中載有子鳴證，謂子在母腹口中含有血疔。瘡其母伸手向高處取物，將血疔瘡帶出兒口，則兒啼有聲自母腹中出。亦有治法，散錢於地，令母拾之。疔瘡復還兒口，啼聲即止。此說自唐宋以迄於今，凡婦科書無不採載。惟恐

失之。蓋後世婦科諸醫，已公認此說為胎產之名論矣，而孰知自聖學之醫視之，直等於無知婦孺之糊說耳。否則即是妖言惑眾耳。此種醫鳥知結胎真相，不過憑空猜想，自信自惑，遂筆之於書，使天下永遠皆受其惑。其人果自惑耶，則其說謂之糊說可耳；其人果非自惑，而但以惑人為事耶，則其說謂之妖言非過也。今余本應侃侃而談，闡明岐軒所傳結胎真相，大彰其妄，除此妖言，為之一快。然天下之太未必無人讀岐軒書，奇才善悟先我而斥其謬者乎？若夫輕度矣，下無人而爭先自銜，以為能，則余豈敢。

一問世傳胎產書中載有子瘡證，謂婦人懷孕八九月，婦忽不

證不須治之。靜候其分娩後自愈。此證既云婦忽不語。則名孕瘖。不應名子瘖。以子瘖命名。不通已極。當正之。孕瘖雖不恒見。而有其理。即必有是證。若不明白剖析。恐一遇患此。舉家驚惶。妄服湯藥。悞事不小。可惜諸胎產書。只能依樣傳載而已。其詳不可得而聞也。天下之大。當必有人焉。能言其致瘖之所以然。並言其獲愈之所以然。不待余之贅瑣乎。

一問世有生而發母豬瘋者。人皆云其母懷孕時悞食瘟死母豬肉所致。此種毫無理由之說。大抵皆無知婦孺私臆猜度之詞耳。然此說傳世既久。竟成公例。無論行醫不行醫。咸以孕婦食母豬肉為大戒。以為如此便可免生子發母豬瘋矣。

謬之甚矣。然而行醫之衆，無有敢言其謬者。此何故也？此即我國無聖學真醫之實據也。此證在唐宋後名曰癩岐軒時，未有癩字。凡言癩者，即指此也。此證致病之由，自唐宋以迄於今之醫，無人能道隻字。嗟嗟！致病之由，尚且不知，烏問治法？余欲不言，將負蘊積而藏之議。然言之，又恐獲輕視天下之咎。姑待之。敬俟天下高賢展其才，余請從而後。

一問產子既出，母腹而不啼者，俗名悶生。相傳以瓦罨擲地，令碎作聲，即啼。此亦可謂治法乎？聖學真醫，自知其下地必啼之理，何難知其不啼之故？知其故者，自有妙法。奚用彼擲碎瓦罨之偽法哉？君子於此，不得不深有望乎聖學真醫矣。



一問仲景傷寒論太陽篇一百五十四節云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此濡字在傷寒論豎辨脈平脈各篇中凡二十餘見今人皆作孟子是何濡滯也之濡字讀之無有能知其誤者音讀既誤解義即乖若有人能將本音本義道頗能使數千年未明之義一旦豁然不亦樂乎然非有聖學真醫何克喻此如其有之企余望之

一問吾川俗醫一遇久欬不已之證皆曰陳寒動用麻黃細辛除之謂惟此二物始有能力也查靈素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

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又曰非其時各傳以與之。玩五藏之寒傳與肺之時已為陳寒無疑。夫寒固陳矣。獨未聞麻辛便能除之也。考炎經麻黃者從至陰而達太陽之藥也。細辛者稟少陰泉下之至陰而上交於太陰之藥也。是故寒邪在皮毛者麻黃能散之。寒水逆於肺氣者細辛能開之也。至於陳則已深匿乎經脈浸淫乎肺葉。此豈麻黃細辛所能涉及乎。是故陳寒而用麻黃細辛者。是病在此而攻彼。是謂攻伐無辜。無益而有損者也。聖學真醫自有除陳寒正法。世有真能遊於岐軒之門者。不難闡明正法。永為法於天下萬世。孔子云當仁不讓。勿使饒舌者居先也。

今中國無中醫論

客有問於余曰。今天下之醫學古名醫之學以治病者皆中醫也。今子以無立論。無乃不可乎。余曰。中國名醫有真偽。偽醫如唐宋以來。世人所稱譽之李東垣。薛立齋。朱丹溪。張景岳。葉天士輩皆是也。彼輩之學尚不足以當中醫之數。今之學彼輩之學者。又烏足以當中醫之數哉。是故足以當中醫之任者。厥惟真醫。我中國真醫之學肇始於岐軒。集大成於仲景。岐軒之道。載在素問靈樞。仲景之學垂於傷寒金匱。其光如日月之經天。無處不照。其文如江河之行地。萬民咸沾。自有岐軒仲景以來。我中國遂有中醫矣。是故中醫也者。聖學之天職也。既有聖學。

宜乎繼繼承承自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以迄於今咸學醫聖之學毋負聖傳毋忝天職可以壽世可以強國聖學不墜中醫不絕詎非學者之分內事哉詎非我中國四萬萬同胞應享之幸福哉而孰知不然自李東垣輩出口不言岐軒仲景之學筆不書傷寒金匱之方各逞私見各造偽書如東垣十書薛氏醫案丹溪心法景岳全書臨證指南等異端邪說蔓延全國全國之醫遂一變而為偽醫矣偽醫遍中國則真醫絕真醫既絕遂無醫足以當中醫之任者余故曰今中國無中醫也客曰李薛朱張諸醫書雖無岐軒仲景之崇然而皆能自成一家言頗合時尚故今之學諸家之學以為醫者莫不為名公巨卿所信任而